



霧中的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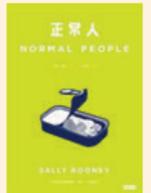
作者：約翰·提歐林
譯者：宋瑛堂
出版：春天出版社



二十年前那天，厄蘭島的大霧很不尋常，六歲的彥斯偷偷溜出外公的莊園，在灌木林中失蹤，從此音訊全無。島民全體動員，仍然查不出下落。二十年來，尤莉亞一直走不出失去兒子的悲痛，與丈夫離異，再也無心工作，只能靠領救濟金度日。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了厄蘭島上的父親打來的電話，有人寄來了彥斯失蹤當天穿的一隻涼鞋。二十年前的那場大霧究竟掩蓋了怎樣的秘密？這隻涼鞋是尋找彥斯的新線索，還是兇手精心安排的又一陰謀？瑞典犯罪懸疑小說大師約翰·提歐林成名作，蕩氣迴腸，糾結低迴。

正常人

作者：莎莉·魯尼
譯者：李靜宜
出版：時報文化



全球暢銷突破百萬本「現象級」小說，所改編的同名影集深獲好評。康諾和梅黎安在西愛爾蘭的小鎮一起長大，但兩人的共同點僅止於此。在學校裏，康諾人氣高，大家都喜歡他；而梅黎安則是獨來獨往。然而當兩人一開始對話，那是一段尷尬卻振奮的對話，足以改變他們人生的變化就此展開。本書是關於兩個人互相吸引、友誼與愛的故事，從第一句對話開始，展開長達數年的故事發展。我們陪著這對年輕人，看著他們想離開彼此身邊，卻始終做不到。何謂正常？正常性？渴望被愛，想擺脫孤獨感；害怕跟別人不一樣，卻一再失去自我……「正常人」維持親密關係的極限何在？1991年出生的作家莎莉·魯尼創造了全新的愛情樣貌。

黑鳥不哭

作者：潔思敏·沃德
譯者：彭玲嫻
出版：時報文化



《黑鳥不哭》是作家潔思敏·沃德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後，回到家鄉密西西比州執筆創作的長篇小說，既刻畫了當今飽受貧窮、毒品和種族歧視而幾乎分崩離析的黑人家庭，也藉由當地一座州立監獄為背景，見證一個世紀以來美國南方黑人遭受的暴力與苦難，再度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肯定。如今她帶著兩個孩子與整個家族在當地黑人社區生活，與繁華富庶的白人社區咫尺相望，落地生根。全書援引非洲的口述傳統，人鬼雜處、幽冥不分，模糊了生人與死人的區隔，語言卻詩意盎然，人物設定上更面向當代，成熟複雜、震撼人心。

盼以文字感染香港年輕人

李韉玲

藉利瑪竇剖析人間使命



《利瑪竇的奇妙人生》編著者李韉玲。

2020年是利瑪竇逝世410年，同時也是中國和意大利建立雙邊關係50周年，為趕上這個充滿歷史意義的時刻，李韉玲早在2018年就為編寫自己第二本有關利瑪竇在中國的書籍《利瑪竇的奇妙人生》做好充分的準備和資料搜集。利瑪竇是天主教在華傳教的開拓者、當時東西文化的橋樑之一，李韉玲這次邀請了二十多位利瑪竇專家與學者攜手，編著一本有關利瑪竇在中國精彩點滴的書籍。《利瑪竇的奇妙人生》不但描述了利瑪竇的傳教生活，還記載了他如何將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知識帶入中國。有別於過去有關利瑪竇的書籍，本書從不同學者的學術研究中，為讀者多角度解構利瑪竇在中國留下的腳印，並記錄了他在北京病故，其後獲得萬曆皇帝賞賜墓地的歷史見證。

利瑪竇與肇慶的緣分

李韉玲早於九歲的時候與利瑪竇「結緣」，當時在圖書館借閱一本有關利瑪竇的翻譯書，用的都是古典文字，當時作為一個小學生的她沒有一句能看懂，而唯一能夠吸引眼球的只有「肇慶」兩個字。「因為我是肇慶人，那時候就促使我長大以後要重寫這本書。」十年前，也正是利瑪竇逝世400年的時候，李韉玲順理成章完成了兒時的夢想，編著了《利瑪竇在中國——西學東漸第一人》。然而，李韉玲並未就此滿足，「當時我還不夠滿意，所以我趁著這些學者都還在的時候，抓緊時間集合他們再一起編寫有關利瑪竇的故事。」她自己也回到了肇慶——利瑪竇在中國的第一個據點，親自撰寫了《利瑪竇的奇妙人生》其中一個篇章〈肇慶：山清水秀，人傑地靈〉。除了頌讚肇慶的好風光，也紀念1583年利瑪竇定居肇慶的時候，住在崇禧塔旁，與高要市遙遙相望的時光。

除此以外，為豐富利瑪竇在肇慶的記載，李韉玲還邀請到著名學者、現任肇慶名城與旅遊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劉曉生以及肇慶學院博物館館長范雪梅，一同回看利瑪竇在肇慶的生平事跡，以及在離開這片土地以後的後續故事。其中一篇由劉曉生撰寫的〈中國第一座天主堂『仙花寺』的傳奇〉，描寫了當時利瑪竇被兩廣總督劉繼文驅逐出肇慶以後仍然繼續上路，沒有放棄傳教的使命。而對於後來仙花寺用途的爭議，劉曉生在本文就結合了相關文獻及碑刻資料，在當今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寺改觀」新說，提出劉繼文將仙花寺改作祭祀仙人呂洞賓之道觀——仙花觀。而范雪梅則記錄了多年來在肇慶舉行與利瑪竇文化交流相關的活動，並聯同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進一步研究和深挖利瑪竇歷史文化，當中〈意大利瑪切拉塔城與肇慶結為『友好城市』〉的篇章中，就回首兩地因為利瑪竇而建立的友誼，同時記錄了多年以來中、意兩國無間斷的深度交流和學術成果。

歷經四百餘年魅力不減

書中提到作為外國人的利瑪竇罕見地得到當時的皇帝認可，病故以後被允許埋葬在中國，並在墓碑上雕刻上龍的造型。而碑首正面中心，則有十字架、字母HIS（為耶穌會的會徽）和三顆楔狀紋。石碑屹立在「碑林」，後來被定名為「利瑪竇和外國傳教士墓地」。「我寫東西的首個原則就是要先感動自己。」李韉玲說。即使利瑪竇逝世至今已逾400多年，這塊墓地歷盡過無數變遷與歷史的洗禮，仍然被保存下來，得到萬人的尊重，這本身已令人驚嘆。而無論是利瑪竇帶給中國的貢獻，還是後人對他事跡的回應，都讓李韉玲深受感動。其中，利瑪竇墓地義務講解員沈昌瑞，從一個「守墓者」靠自學、翻閱文獻變成一部利瑪竇的「活字典」，不僅熟悉整個歷史，後來更當上這塊墓地的「導遊」，以宣揚利瑪竇在中國的事跡作為自己的使命。在〈守墓者言——讓文物與世界『對話』〉一篇中，沈昌瑞寫下了這片「碑林」的歷史由來，也書寫自己成為講解員接待林林總總來訪者的有趣故事。「我感受到他的熱情和誠意，無論做什麼事情也好，沒有誠意是不能做到最好的。」李韉玲說。

李韉玲提到利瑪竇最值得讓人學習的地方，是他對文化的包容、對事物的廣闊胸襟，能讓人窺探到他長遠的目光和世界觀。李韉玲更直言：「對人的寬容度與胸襟，是現代人缺少的。」即使從小接受西方教育，來到中國他願意入鄉隨俗，放下自己，除了接納中國人「裝香」、拜神等習俗，還熟讀儒家思想，並將它融入生活當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李韉玲覺得利瑪竇做了一個很極致的榜樣。推及自身，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先觀察自身，然後再去照顧身邊的人，慢慢達至互相尊重、讓周圍環境和諧的境界。而《利瑪竇的奇妙人生》的出版，彷彿正刺中了香港目前環境的痛楚之處，近年社會的撕裂與紛爭，帶來了沒完沒了的分歧。「希望利瑪竇的精神可以鼓勵大家彼此讓步，對話固然重要，但社會更需要的是體貼、諒解與包容。」李韉玲期望通過這個媒介，讓年輕人冷靜下來，學習前人帶給我們的引導。

曙光在孤獨的盡處

《利瑪竇的奇妙人生》的封面是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的會士，同時也是麻醉科專科醫生的黃啓江所拍攝。2018年黃啓江身處馬耳他，當時晨光熹微，以黑白的色調捕捉了街上的一路人。黑白，代表前人。李韉玲認為照片中只有一個人，貼切地形容了利瑪竇在中國的處境與心境。「利瑪竇獨自到異鄉，雖然是孤獨，但前路讓我們看見曙光。」通過書籍的封面照片，李韉玲不但期望能夠做到雅俗共賞，也希望提醒在使命路上的人，即使再孤單，也要堅持下去。

重回雨林——張貴興《猴杯》讀後

祖籍廣東、生於砂拉越、現居台灣的作家張貴興最近憑藉長篇小說《猴杯》獲得第八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可說是馬華文學近年愈發受到關注的又一例證。從二十世紀初講述抗英戰爭的金枝芒等，到1950至1960年代的溫瑞安、黃錦樹與張貴興，再到黎紫書等一眾「70後」作家的登場，馬華文學歷數代作者勤懇耕耘，終見花開一日。

誠如文學評論人張錦忠在《馬華文學的定義與屬性》中提到的，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作品作為離散華人的「小文學」，重要的特質便是其「集體價值」。而這種集體價值外化在創作語言上，便是詞句的瑰麗與濃稠。對於異域景觀的深入描摹，大膽生猛的措辭用語，乃至無視既定規則與框架的章法鋪排與邏輯延展等，都令到馬華作家在各具特色的同時，以某種集體式的顯明形象出現於現當代華文文學場域中。具體至《猴杯》，恐怕每一位因好奇而翻閱的讀者，在打開書的最初5分鐘內，已然被其中那些張牙舞爪的意象、生猛噬人的比喻以及濃稠到攪不動也化不開的長句震懾。張貴興數十年創作經歷中一貫之敘述美學，成為他的特色，乃至描摹與定義他的符碼，誠如蘇童氤氳濕潤的江南書寫，以及遲子建筆下冰雪萬里的北國。若我們只顧在張貴興用瑰麗詞句搭建

的南方密林中遊走，僅僅感嘆於他對於動詞和形容詞不循常理的捏塑，恐怕只是見到浮於海面的冰山一角。《猴杯》中對於作者出生地婆羅洲熱帶雨林中繁雜動植物的生動呈示，讓從未身臨其境的他處讀者穿越時空，宛若踏足異域，與蜥蜴、犀牛甚至鱷魚共處，躲避絲綿樹皮上的毒素，路徑布滿爛果與腥臊氣味的泥潭，在炎熱的西南季候風吹拂下，踏足一場「血氣淋漓的」旅程。緊隨作者的文字近賞南洋奇觀，被豬籠草（又名「猴杯」）、枯木與蕨類植物纏住衣角後，我們若掘開那濕熱土壤，用力拔出奇形怪狀的植物根莖，會發現現象之下與土壤更深處，另有一昇盤錯錯的繁複景觀，而這，指向繼續作者乃至數代離散華人的半生鄉愁。

張貴興曾在訪問中稱，每次返鄉，當地攤販猜他是日本人、韓國人或是中國內地人，卻沒人當他是砂拉越人。砂拉越親友介紹他，說他是「台灣人」；當台灣朋友講起他，又說他是「馬來西亞人」。如是身份認同的困惑與焦灼，同樣出現在《猴杯》的主人公雉身上。書中，他辭去教職，回到故鄉婆羅洲，隨著回憶湧動，童年及少年時代經歷的風景與人事一遍遍重現眼前。離開所謂的文明社會，重回原始雨林，雉一層層剝去

《猴杯》
作者：張貴興
出版社：後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

現代世界加諸他身上的外套，在更原始也更純粹的重思中，重新思考與弟弟的親情，與麗妹的友情，以及人性如何在當地土著與外來移民的雜居共處中，或殘酷或溫情地顯露。作者以動物的名字（如雉、鴿等）為書中男性取名，卻為書中那隻多次出現、極具破壞力與暴力的犀牛取名「總督」。由此，人與動物的界限被模糊、處境混雜，喧囂與躁動的場景與遠處文明世界的規整與謹嚴構構鮮明反差。這場看似「退化」的回憶，其實充滿作者對於原樸及本真的渴望，也是他背向文明、重回雨林（此處的雨林不單指作者故鄉，亦有「精神原鄉」的意味）的見證。

十九世紀的法國畫家厭倦巴黎，在巴巴松寂靜村落中遇見心安；高更重回大溪地，為自己的創作與人生找到支點。《猴杯》之於作者以及讀者，亦如一場反向逆旅，回溯自省，心有戚戚。

書評

文：李夢



簡訊

首屆「莊重文中國非虛構文學獎」在穗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 廣州報道）早前，以著名愛國人士、原香港莊士集團主席莊重文先生命名，由暨南大學中國報告文學研究院主辦的首屆「莊重文中國非虛構文學獎」，在廣州正式啟動。該獎兩年舉辦一屆，每屆選出5部（篇）作品（4項非虛構原創作品、1項相關理論作品），每部（篇）獎金10萬元。

首屆「莊重文中國非虛構文學獎」的評選範圍為中國（包含港澳台）和海外的華人，以漢語寫作，在2019至2020年度公開發表或出版的非虛構文學原創作品，包括紀實文學、報告文學、傳記、口述史等，以及相關理論作品。

「當代知名作家賈平凹、王安憶、蘇童等都曾獲得該獎。」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暨南大學中國報告文學研究院院長何建明致辭時表示，莊重文在1987年出資創立「莊重文文學獎」，對青年作家的成長和中國文學事業的進步助力甚多。如今，莊士集團名譽主席莊紹綏恢復以莊重文命名的「莊重文中國非虛構文學獎」，既是對莊重文將個人發展與祖國發展緊



首屆「莊重文中國非虛構文學獎」在廣州暨南大學啟動。

密相聯的寶貴精神的承繼，也是對以文學事業促進人民精神文化建設的優秀傳統的弘揚。可以說，該獎設立恰逢其時。

莊士集團方面透露，此獎項一定程度上是「莊重文文學獎」的延續，但不同的在於獎勵全球華裔非虛構文學作家的作品和評論家們的學術作品，這無疑是對外宣傳祖國的發展事業，提升海內外中國人對祖國的感、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團結一切愛國的華人都具有積極的影響。

暨南大學黨委書記林如鵬指出，暨南大學作為百年僑校，一直致力於將中華優秀文化傳播到五湖四海。這次設立獎項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具體實踐。對從事中國非虛構文學創作的作家和評論家來說，是可以將當代中國人在偉大的民族復興和改革開放實踐中，所形成的優秀精神文化分享、傳揚出去的好機會。